

守狱者

简嘉



7.5
2

四川文艺出版社

守狱者

青年作家丛书·简嘉



四川文艺出版社

一九八二年·成都·

责任编辑：何锡彬
封面设计：邹小工
版面设计：李 军

书名 守 狱 者

作者 简 嘉

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成都盐道街三号

新 华 书 店 经 销

成 都 印 刷 一 厂 印 刷

1989年1月第一版 开本787×1092 1/32

1989年1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 7.375

印数 1—4850 册 字数 142 千

ISBN7—5411—0154—0/I·148

定价：2.10元



作者近照

简嘉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中国作家协会四川分会理事。1954年生于重庆，两岁时随父母迁居北京，1969年又随父母下放四川凉山，初中二年级即辍学在家。1970年参军，1981年以处女作《女饮事班长》获全国短篇小说奖，后又发表《拉岱大桥》、《最后一个夜晚》等中、短篇小说三十余篇。分获“青春”文学奖、“昆仑”文学奖，“解放军文艺”文学奖。1984年考入中国作家协会鲁迅文学院，1986年毕业。现为成都军区政治部创作室创作员。

内 容 简 介

《守狱者》由三个中篇小说组成。

《青春作伴》讲述着一个未免哀愁与悲凉的故事。作者赋予主人公表面的惆怅和他不断的思索，向人们展示了当代军人豁达的胸怀：革命军人在人生的征途上，虽有爱情、甚至是事业上的所失，然而他永远踩着时代的鼓点前进。青春，永远同他作伴。

《排长》和《没有翅膀的鹰》，同样没去写铁与火的壮怀激烈的战争场面，只写了平凡的军营生活。但仍使我们感触得到火样的激情。犹如严冬伫立结冰的河上，怀顾四周，只有冰冻而别无他物。可敲开冰层一看，脚下躺着的，仍然是一条湍急而喧嚣不止的河。

目 录

排 长..... (1)

青春作伴..... (73)

没有翅膀的鹰.....(173)

排 长

一

快到山顶了，司机停下车，把搭在椅背上的皮夹克穿上，回头嚷了声：“越来越凉快了啊！”说完抹了把鼻涕，跳下车解手去了。车上的旅客也开始加衣服，帽子、口罩、围巾全出来了。我没动。倒不是不冷，而是觉得在这纷纷攘攘之中，我，一个军人，一个刚任命的排长应该显示出与众不同的气魄来。

同座那位四十多岁的胖子披上一件不知有多厚的大棉衣，使他本来已占据三分之二的座位又向外扩张了几寸。我的屁股已有三分之一悬在空中。我不得不暗暗使劲挤回去。他大概理解为我在向他拉近乎，又亲热地挤过来，撞撞我肩膀，吸着气问：“怎么不加点？布莫县冷啊，海拔两千四！去过没有？”

我摇摇头，没去过。可我听说过。我要去的二连就在布莫县城附近。布莫县和团部所在地格普县只隔两座大山，九十多公里，但气候大不一样，一个是次寒带，一个

是亚热带。

车启动了，很快便爬上了山顶。我看着窗外：路边是低矮的青桐林灌木丛，墨绿色厚实的叶子，湿漉漉地闪着光，半坡是枯草，让疾风吹得东摇西摆。对面山谷的裂隙中，有条银链似的涧水，顺着陡壁挂下去，不时有一团团灰白的浪花飞溅出来。公路象拧麻花一样，缠着山拧来绕去。没有人家，偶尔有只孤零的小鸟急急飞过。

我就是一只孤零的鸟儿。触景生情，心里一阵阵酸溜溜的伤感。

我在团政治处当了9个月书记，就这么一下子栽了，下连了。而且，不象其他机关干部那样，下去要升一级或是两级，而是平调，排职书记——排长，一点进步都没有。究其原因，我想是否是我太软弱？

是的，我软弱。我承认这点。当书记不光是打扫一下会议室，写几幅标语，盖几下戳子……这些远远不够，最主要的是要成为主任的得力助手，对干事们起一个督促作用。就是说，在政治处的日常生活中，书记要象主任第二那样发号施令，要指挥人。这对我来讲，太难了。我软弱，我怕。

比如，当主任让我去喊干事们出操时，我只敢轻轻地挠他们的门，我官卑职微，而这些干事有的资格比主任还老一年，职务能压我三级，岁数和我表叔差不多。我怎么能大声武气地吆喝他们起床？如果哪个干事以强大的鼾声警告我知趣点，我就赶紧撤退。如果哪个干事不耐烦地

吼，“外面是哪个的狗爪子？！”我就马上缩回狗爪子，飞快地溜出来。于是，守候在操场的主任亲自出马，砰砰几脚，把干事们踢出来，而干事们则辩解：“没听见号声。……书记？他来过？……没这印象。”

还有，机关打扫卫生，政治处参加的人往往寥寥无几。司令部那帮参谋们嘴损：“主任，你们政治处真是君子动口不动手啊！为了长寿也该出来活动活动。”主任脸上挂不住了，让我去各办公室喊人，我兜了一圈回来，屁股后面跟了个电影组的战士小万，我在兵拉子面前还有一点威风。我的能耐就这么大。主任只好自己去，揪着耳朵把那些该死的干事提拎出来。干事们则嚷嚷：“书记只露个头就走了，谁知道他要干什么！我们以为……”

我过得很不痛快，老挨批评。每次主任敲打我时，我就想哭。恨自己窝囊，恨自己不争气，我下了几次决心，谁要是再说什么“狗爪子”，我就当众挠他个满脸花，让他尝尝爪子的滋味儿！可到了关口，我的手只是没出息地在自己脸上抓了一把，灰溜溜地逃走了。主任发愁地看着我咕哝着：“要想个办法，要想个办法。”

这个办法在全团指导员工作会议上看出点眉目了。主任有段著名的发言：

“……再比如，有这么一个人，胆子小得连鸡都不敢杀，怎么办？嫌弃他，看不起他？都不行。要我说，最好的办法是把他调到屠宰场去，要不了多久——同志们信不信？——要不了多久，他别说杀鸡，杀人他也敢！——当

然，我指的是坏人，敌人。”

于是有一天，主任把我叫到办公室，说了如下的话：

“我们决定让你下去带带兵，到二连当排长。目前全团有四个连队缺排长，为什么单让你去二连？因为其他连队都是生产和全训分队，怕你一下子吃不消，二连守监狱相对好一些。当然，那地方比较冷，条件差一些。不过发的是皮大衣和皮鞋，冻不着，补助也高点。”

我想起了二连的干部到团部开会，穿的就是皮大衣，里子是雪白的羊毛，腰后还有两根金黄色的铜皮带卡，漂亮极了。

“不过话先说在前头啊，”主任又说：“如果你调出来，皮鞋可以自己要，皮大衣要上交，再换发给你棉大衣，这是规定。不交的话扣一百块钱。当然你是不会违反规定的。……至于二连的具体情况，一会儿让干部干事给你介绍，他在二连当过指导员，带兵有一套。听清了？”

“嗯。”

“你要好好干。一个军官不会带兵，永远没有出息。团里不少领导都是从排长干过来的，包括我。我的意思你懂不懂？”

“嗯。”

“你把工作交待完后，理理发，洗个澡，后天去报到。车票我让电影组帮你去买。你还有什么问题没有？”

我想了一阵。

“那件皮大衣真值一百？”

主任皱着眉头看定我，叹了口气：

“值多少你自己打听去。你现在是排长了，手下几十个兵，你好象无所谓？”

是啊，从此后我就象保姆似的后面跟着一大串活蹦乱跳的家伙，出了什么事全由我负责。真要命啊！

“我……”我抓着膝盖，眼睛一阵模糊。

主任扭过脸去，他见不得这个。隔了会说：“再给你说两点，第一，男儿有泪不轻弹，——这话是谁说的？”

“武……二郎？”

“武松。就算是他吧，他是条好汉。第二，男人流泪是怯懦的表现，——这话是谁说的？不知道？你不是读了不少外国书吗？美国有个参议员穆斯竞选总统，就因为曾当众掉过泪，吹了。这一土一洋说明什么？——要控制住自己！如果你动不动就在战士们面前掉泪，我怕你会被踩扁了！”

我扬起头，努力做出一副谁见了都要小心着点的样子。

“现在你去找干部干事，”主任站起来握握我的手：

“下去先干一年吧，我不知道你行不行。”

我没吭声。我不能保证说“我行”。试试吧。

我去找干部干事。

一向以说诺节省出名的干部干事很慷慨地送给我几句话：

“一个篱笆三个桩，一个排长三个帮，——三个班长

抓住了，一切都行了。”

我铭记在心，挥泪向团部告别。这里有我住了近一年的温暖的小屋。

“再见了！从此，这里……再也看不见我了……”

跟在后面送我去车站的干部干事突然又奉送一句：

“够了！这地方离了你地球照样转。没准还转得更快一些！”

“您……说什么？”

“我说——你得野着点，小子！”干部干事变了副嘴脸，恶声道：“你是嫁人的小娘们儿？那个腔调！嗓子眼儿被屎巴掇塞着啦？我听着就……恶心！”

我看着他，突然一声吼：“你听好了，滚回去！老子自己走！”

就这样，单枪匹马，我雄赳赳地上了长途汽车。

二

汽车驶进布莫县车站时，突然很剧烈地抖动了一下，我的头“咚”地撞上了车顶棚。旁边那个胖子惊叫了声，又嘿嘿笑起来：“每次都这样，小心！”我没理他，端正帽子刚坐好，头又咚地撞了上去，帽檐一下扣住了我眼睛。我火了，梗着脖子挺直腰，莫非还敢来第三次？没来，车停了。

我下了车，看见三个军人朝我走来。

以我不多的战术知识来看，他们排的是“前三角”队形：中间是四个兜的指挥官，两个战士跟随侧后。我估计那四个兜是连里的什么官儿，也许是排长、司务长。不管是谁，我都要先敬礼，以示对对方的尊敬。不少军官计较这个。

“你是——？”四个兜右手已伸出来准备握我的手了，但还是先问了一声。

我报出姓名，同时很精神地敬了个礼。手还没完全落下，已被他抓住了。

“嗨嗨，早就接到政治处的电话啦！我们欢迎！路上冷不冷？饿不饿？饭已经准备好了，嗨嗨嗨，我是副指导员……”

这位副指导员胖乎乎的，面善，上来就笑个不停，而且不是礼节性的那种强笑，是动真格的。缩着脖子，擦痒似的乐呵着，挺感人。

“这是四班长，这是五班长，全是你手下的大将。嗨……”

我本来想向他们敬礼，又一想秩序不能颠倒。上级就是上级，对下面太谦虚了，他们会认为你无能。我打量着他们。

四班长个不高，大约有一米六七左右。他的皮肤有些黑，并且粗糙，颧骨稍高，嘴唇厚厚的。眉毛挺粗，但结尾处却变得很细很尖，象个挂肉的钩子弯下来，差点勾住了眼尾。乍一看，似乎是人工画上去的。他的眼皮半睁

着，不冷不热地盯着我脖子。我的脖子不大好看，细长了些，不如他脖子壮实。他可以说没脖子，脑袋很紧凑地墩在肩膀上，下巴遮住了一半领章。他的身体看来不错，四肢还匀称，就是神情阴郁了些，反应好象也有点迟钝。

五班长比他高一些，长圆脸，黄中泛白，眼睛挺灵活。他敬了个礼，我还礼后，他并不很快把手放下来，而是用眼睛暗示我注意他的姿势：大臂抬平，手心向下稍向外，中指贴着帽檐结合部。动作相当标准。看到我的赞赏目光后，他很有力地放下手，问我的行李在哪儿，他们拉了辆两轮木板车来。我指指车顶，他转头看着。我发现他耳朵小而厚实，如同一个饱满的桔子瓣儿。但耳眼儿却非常大，口径肯定超过步枪的7.62毫米，黑洞洞的深不可测，入口处隐约可见一些淡白色的绒毛。

“……六班长在家值班，没来。”副指导员说：“二排长入学后，一直是他代理排长，老家伙，和你同年入伍的。”

我运气，说：“你们好！”

他们吃了一惊。四班长的眼光移向我的嘴。五班长客气地笑了笑。副指导员赶忙又握住我的手，再次表示欢迎。然后问：

“主任身体可好？”

我说：“好！”

“副主任？”

“好。”

“干部干事还是那么……？”

“好！好！”

我应付着。下面他大概该问我了吧？然而他转题了：

“把东西搬上，走吧。”

连队在城外，要走四十多分钟。

我们从县城中间穿过去。

这是个很小的县。街上行人稀少，房屋低矮，有一幢三层楼矗立在街口，是全城最高的建筑，显得很突出。路边不时见一些彝族人围坐于地，一个酒瓶子在几个人手中转来转去，轮到谁就仰脸喝一口，然后大拇指将瓶口擦擦，又传给下一个人。不远处有两个人趴在地上哼哼着，旁边有一滩秽物。大概是醉了，没人管。

出了城，视野一下开阔起来。这是一个很大的平坝，方圆怕有近百平方公里。据说很古以前这里是个湖，后来干枯了。土质看上去很差：沙子、鹅卵石、干涸的河道。地里有一些细小的甜菜、洋芋，不少地方荒着。我们就象在一口锅里：四周被赭黄色的山包围着，顶上是一层铅灰色的云，慢慢移动，仿佛是只沉重的大锅盖要劈头扣下。空气干燥，带着沙土、石灰那种呛人的味儿。

“我说二排长，”副指导员食指伸出去抠了抠，这是一个没有任何具体目标的瞄准射击动作。“你打枪怎么样？”

“还行。”

“我是说手枪。现在连里八个干部，三个都是光蛋水

平。手枪和步枪不一样……”

“连长靶子最准，”五班长说：“冲锋枪点射都能连上。”

“可他就是打不好小家伙。”副指导员笑笑：“手枪不好打，越急越用劲越哆嗦。嗨嗨，需要技巧。”

“我技巧还行。”

他们都看着我。

五班长用力掌握着车子的平衡，说：“排长，你喊口令准棒，嗓门洪亮。”

我揉揉喉头：“习惯了。”

四班长不吭声，两手插在裤兜里，闷着头东一脚西一脚踢着路上的石子，突然一下跳到板车头上。五班长喊了声：“干什么，你？”

“后重。”四班长蹲在车前面不动了。五班长骂了几句也就不吭声了。板车上坐个人保持平衡还好推些，不过五班长觉得有点划不来，自己成了车夫了。他一会慢一会快地推着，想把四班长甩下去。可四班长屁股象焊在车上一样，丝纹不动。后来四班长猛地一下站起来，喊：

“排长，看——”

离我们大约七八百米处，白色的部队营房映现在视线里，营房旁边是堵灰色的高围墙，墙的拐角处矗立着岗楼，有点象交通警的岗楼，但比那威严得多。我们停下了，看着那个我要去的地方——

监狱。

三

六班长给我的印象不好。

他穿着部队发的黄凉鞋，鞋帮的后半部分给剪掉了，成了双自制拖鞋。他就这么踢踢沓沓地迎上来。

我说你这是怎么回事？他回答，脚气。脚要透透气。

“你准备把床安在哪个班？”他问。“三个班随你挑，五班如何？”

我说：“就安在你这个班，和你老弟作伴儿。”

他显得不高兴。他不想和头儿住在一起。可他没办法，谁让我是排长？这里我说了算。我已经尝到权力的味道了，磁场式的，别人非围在你跟前不可，别想乱蹦跹。不高兴也不成。

六班长的模样有些象我，个头也跟我差不多，只是比我胖一些。但我认为那是虚胖，真正较量起来，他不一定是我的个儿。他的脸上挑不出大毛病，某种程度上还可以算得上英俊，如果不算鼻子尖上那颗小粉刺的话。总的来讲，他大面上过得去，就是说话操蛋，拖腔甩调的，带着老兵那种什么场面都见过的无所谓的味道。

我来了后，他的代理排长就自动卸职了。他把排里的工作简单向我介绍了一下。

“两个班岗楼执勤，一个班押犯人外出劳动。整个监狱两千多人，基本上是刑事犯。刑满在这里就业的不少。